

西方电影叙事体系中阶层关系融合想象以及个体关照呈现

彭士校

(北京工商大学嘉华学院, 北京 通州 101118)

摘要: 在信息高速发酵的现代社会, 尤其是在当今网络化高度发展的时代, 虚拟现实、人工智能、元宇宙等概念正在逐渐改变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跟以往封闭的空间不同, 人们可以从网络上获得更多更广泛的知识, 由于领域的拓展和视野的开放性, 社会万象尽收眼底, 现实的阶层差异有可能导致冲突, 社会的不和谐因素就更加容易暴露出来。从电影的社会功能来看, 它有一种新的世界的建构模式, 面对个体意识更加凸显, 关于个体的社会角色、阶层定位、自我认知等等各个方面在自由化的网络空间, 电影需要追求新的表达形式, 对当下社会的建构寻求出了一种新的展现方式, 帮助观众在潜在的层面更好的表达自我期待和欲望。

西方叙事体系中对于阶层关系以及个体的关照已然转化到一种肯定差异性的方式, 通过在差异性中体现个体价值, 并在差异性中寻求和谐, 是一种有效应对阶层差异, 避免阶层冲突的方式。肯定个体的生存价值更把视点聚焦在个体之间的关系。在价值观层面强调互为拯救, 提供的是关于个体生命价值的共同体想象的社会范式。

关键词: 电影叙事; 阶层关系想象; 个体关照

我们可以从具体的影片案例中去分析、剖析和理解这种差异性。西方电影最先进行这种叙事尝试, 中国电影也有一些对于阶层关系融合想象的尝试, 但与西方目前的表达方式还不尽相同。

《遇见你之前》(Me Before You 美国 2016) 用电影叙事体系中常用的一句话故事线 logline 来描述, 该片讲述了简单、淳朴的小镇姑娘路易莎找到了一份陪护工作: 负责照顾因车祸而瘫痪的年轻富豪威尔。男主人公威尔(山姆·克拉弗林饰)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高富帅形象, 但经历了人生的磨难, 最终瘫痪失意, 极度否定自我。而女主人公露易莎(艾米莉亚·克拉克饰)是一名普通的小镇女孩, 家境贫寒, 失去工作。双方之间存在从社会环境、思想境界、生活方式等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故事以平行叙事的方式安排男女主角出场, 威尔出场的镜头是从头部拍起, 而露易莎亮相的画面是从脚部开始。从剧作层面来说, 将拥有极大反差的、受困于疾病的雄心勃勃之人与身体健全却人生失意之人合理并置, 创造出极大的戏剧张力。男主人公威尔由于一场突如其来的雨天车祸, 脖子以下高位截瘫, 从前优渥骄傲的形象一脚踏入谷底, 这将影片引进了第一个关键情节节点, 他生活不能自理, 父母不得不为他寻找一名护工, 为女主人公作为护工出现的合理性。

与当下威尔的境遇相比, 露易莎的眼前的困难算不上什么, 她纯真善良、热情大方, 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让这个人物形象更加立体。露易莎需要一份工作来维持生计, 双方的需求互补, 双方的短板在对方面前反而成为一种优势。戏剧张力和情感共鸣在这种极致的对比之下更容易产生动人的情感火花, “治愈”彼此, 达成和解, 寻求一种平等的和解成为影片的最终走向。威尔被露易莎一点一滴的生活中的照顾以及热情所感染, 从最初的反抗照顾、恶作剧整蛊露易莎, 到“屈服”她的照顾, 习惯她在身边带来的点点滴滴的乐趣, 两人之间碰撞出了爱情最美的火花。归根结底, 电影带着向善向好的价值导向, 站在心灵平等的角度, 为两位主角建构的是一种彼此平等的审视, 两个人并没有因为世俗的贫富差距甚至是社会地位的差异造成彼此之间的隔阂, 更关注从个人感受的角度, 来寻求一种“不可能的可能”, 此刻观众的

思绪并不会在停留影片开头“一头一脚”的出场方式所呈现出的差异性, 虽然女主人公的设定并没有逃出以西方“灰姑娘”为故事原型的叙述逻辑, 但在其基础上进行了叙事文本的现代化演绎, 与传统叙事电影中女主角通过婚姻来实现对上流社会的跨越和富裕生活的渴望那种纯粹的利益追求不同, 并非单纯在渴求阶层跨越, 毕竟渴望跨越阶层是底层人们的梦想, 而是实现了叙事逻辑的暖心演绎。他们重叠的那一小段时光对彼此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影片创造的并不是一个令人惊叹的爱情神话, 却促使人们在温暖的爱情港湾中去面对人生中的艰难抉择。影片最后的长镜头: 年纪轻轻的威尔结束生命后, 天空飘落了一片树叶, 这片树叶先后飘过了相谈甚欢的恋人, 活泼淘气的孩子和步履蹒跚的老人, 营造出“人生一世, 草木一秋”的意味。观众此刻更多的是关于生命存在意义的思考。

法国电影《触不可及》(Intouchables 法国 2011) 和《遇见你之前》的叙事模式极度相似, 《触不可及》取材自真实故事, 法国导演奥利维·那卡什根据法国富翁的自传《第二次呼吸》改编为这部电影, 用 logline 描述即是迷恋跳伞的白人富豪菲利普(布莱恩·克兰斯顿饰)热爱冒险, 却因为一次事故而高位截瘫, 他不得不高薪聘请全职看护。但是富翁不按常理出牌, 应聘者当中, 不乏专业知识和经验兼备的人才, 他却偏偏选择了毫无经验、刚刚出狱的贫民窟黑人混混瑞斯(凯文·哈特饰), 但是这样一场看似随意的选择中, 却是导演有意为之, 与露易莎相比, 德瑞斯面临的生活困境更加窘迫, 他也必须要经历一场“冒险”, 即成为菲利普的护工。与那些众多的应聘者相比, 他似乎没有任何的优势和可取之处, 可是剧作却偏偏安排他应聘成功, 此时的观众肯定也会在内心嘀咕, 这样的人能够胜任这份工作吗? 虽然看起来是可笑的, 但是电影作为反映现实社会的一面镜子, 将现实搬上银幕, 让这样强烈的反差呈现在银幕上, 带来一场意料之外的戏剧演绎, 让人们在哭笑之中审视这场深刻的彼此救赎。

在菲利普之前的众多的护工之中, 他们在内心认同层面都是把他视为残疾人来对待的, 除了照顾饮食起居之外, 向他投注的更多的是怜悯和同情, 对一个曾经如此骄傲的富豪来说, 那种在

资本之外的人格羞辱让他不能接受。而在德瑞斯的眼中，他只不过是一个行动不便的人而已，人类所用的喜怒哀乐他仍然是可以享受的，并没有因为他身体的瘫痪而失去这些权利，换言之，德瑞斯给予菲利普平等的交流，他不会因为对方的身体而贬低人格，也不会因为对方是富豪而放弃自己用劳动换取成果的权利。这样一种平衡的关系就能在双方之间展开。客观来讲，他们是在生理层面的残疾，而不是心理上，不是感情上有所残疾，他们不应该被正常人用看待弱者的态度所对待。故事也在对立冲突的火花中看到不同阶层之间关系的可能性。菲利普代表着上层社会的“雅”，他喜欢肖邦、舒伯特的古典音乐，会买四万英镑的艺术画，会去看四小时一场的歌剧，他也有着关系密切的笔友，一起探讨深奥的诗歌，追求柏拉图式的爱情。可以说，这部影片绝大部分的有笑有泪的效果，都源于这种来自阶层、种族的冲突感。这些剧作的细节和论述，在这部电影所展现的阶层的对立、种族的隔离，一切并非“触不可及”。在真人事件富豪所写的自传体小说《第二次呼吸》中他这样描述德瑞斯：“他让人受不了，虚荣、骄傲、粗鲁、无常，但很有人情味。没有他，我会腐烂而死。”诚然，来自高层社会的菲利普能够接纳来自底层社会的德瑞斯，或许是对“种族融合、阶层跨越”的最美好祝愿。而德瑞斯则代表着底层社会的“俗”，他喜欢吵闹的流行音乐，喜欢跑车，喜欢美色，喜欢一切俗气的东西，上层社会的“雅”和下层社会的“俗”相互融会贯通，也助力被社会排斥在外的双方重新融入社会。这些对与菲利普来说，不失为一种新鲜的、想象不到的相遇和经历，但随着两人成为至交好友，他们各自的行为处事也深深影响着对方。菲利普会在歌剧院里和德瑞斯大声嘲笑那棵唱着德语的树，德瑞斯也因为了解达利的画作而得到了一份新工作。但电影引发思考的，最让观众为之动容的，永远是人的情感中发自内心的欢乐、热爱、与彼此最为真挚照顾与体贴。到影片最后，抛开那些所谓的阶层差距、种族差异，抛开一切剧作技巧层面的思考再去细细品味电影讲述的内容，跟《遇见你之前》一样，看到生活和生命的美好，回归到现实生活里边，我们当中大部分人每天都在忙碌着，我们寻求生活的答案，却始终没有找到，“明天和意外不知道哪个会先来”，人们更应该注重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欲望和想法，要学会享受当下，学会发现生活中的一切美好，不要被世俗固有环境和观念困住我们。

有同样的叙事表达的不得不提《遗愿清单》(The Bucket List 美国 2007)中，卡特·钱伯斯(摩根·弗里曼饰)是一个黑人汽车修理工，他知识渊博且热爱生活，一场体检意外得癌症，他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工作和家庭搬入医院接受治疗，而亿万富翁爱德华·科尔(杰克·尼克尔森饰)是一家医疗机构的CEO，一贯秉承“一间病房两个床位，没有例外”的经营理念，以获取最大的商业利益为首要考虑因素，不料自己也意外罹患癌症，不得不与其他人一起共用一间病房。具有极端差异的两个人在这种“意外”的契机之下，分属于两个不同世界的陌生病友住到了一起。虽然身份地位悬殊，但两人在疾病面前，同样是一个被动的被病魔审判的角色，剩余的人生时间为期不多。作为公立医院的私有化改造事业中获利颇丰的商人，在不顾人劝阻执意宣布医院所有的人都一

视同仁“一房两床”规定制定之后，自己就罹患癌症，迫于舆论压力不得不与卡特同处一室。两个人阶级地位截然不同，但是在癌症和死亡面前竟然没有了差别，此时他们就是一个个作为生命个体，面临着身体疾病的病人。他们需要共同面对的是如何对抗疾病和死亡，如何度过余生？二人从沮丧到观念转变，写出了“遗愿清单”并互相帮助一件件去实现，完成生命终途最美好的生命体验，他们旅行、跳伞，挑战生命的极限，追求最极致的人生体验，然而，家庭、儿女是他们内心最柔软的部分，他们也珍惜和家人的共处和道别。尤其是爱德华的其中一个愿望：亲吻世界上最美丽的女孩，谁能想到那个最美的女孩是自己外孙女呢？那一刻，生命的美好展现得淋漓尽致。去寻找和发现，一直在路上，他们在回归人的本质过程中感受到了爱、友谊、怜悯、接纳和快乐，获得了珍贵的友谊，共度美好的余生。

《遇见你之前》《触不可及》《遗愿清单》等优秀喜剧电影，这三部电影都是呈现阶层关系融合想象的经典例证，它们将对底层人物的关怀和摹写，故事的走向都是从人物间的冲突对立到最后的和谐，那种超越了阶层和个体情感的处理方式，使得他们最后获得的一种平衡关系是基于人的尊严和精神层面的平等。这些剧作者把阶级的差异巧妙地放在了与另一个社会上层却有缺陷的人物关系当中，不仅仅是单纯的表现一方面，而是找到一条基于人作为有意识、有尊严个体层面的一种平等的交流方式，这样，叙事视点自然站在了人性的高度，实现实质性的关怀。综合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西方电影在处理阶层差异的叙事文本层面，已经由单纯的描述某一特定的阶层或者是单纯的阶层冲突，已经在有意识的走着一种超越阶层，实现阶级之间融合的道路，在融合和谐之中实现对人最为社会主体的实质关照。

某一阶层面临的阶层内自我认为的困境，对于其他阶层的“他者”来说，可能什么都不是，尤其是底层人物可能面临的经济或者现实困境，在此阶层之外可能是有隔阂的，但是底层视角的叙事仍然会取得不同阶层观众的认同，说明在电影叙事过程中对这种差异和距离是有所考虑的，或者说找到了底层与其他阶层互动的方式，在比较的视点当中互相了解。

反观中国电影有关阶层的叙事，那种旨在指出差异性引发“含泪的微笑”的认同的策略应该有所改变，在当代更为多元化的语境当中，在指出差异性的同时更应该向统一性或者说基于主体间性的对话与交流层面发展。因为客观存在的社会阶层差异不可能消除，最好的途径便是寻求一种达到相对公平的阶层相处的模式，将叙事视点放在融合、和谐的社会关系处理上，叙事的魅力和格局自然会大大提高。

参考文献：

- [1] 马磊.我国社会阶层分化的现状与治理关键[J].湖南行政学院学报, 2019(5): 9.
- [2] 吴愈晓.理解中国社会结构和阶层关系的新视角[J].社会学评论, 2018, 6(1): 2.